

电线杆上的“祖传神药”还有人信

扬州广陵:11名被告人因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判刑

电线杆上找到治疗牛皮癣的“纯中药”

在扬州工作的孙阿姨患牛皮癣有两年多了,吃了很多药都没有痊愈,这让她苦恼不已。一天去集市买菜的路上,她在路边电线杆上发现了治牛皮癣的小广告,上面歪歪扭扭地印着“刘氏祛癣灵胶囊”“祖传秘方”“根治牛皮癣”几个大字。病急乱投医的孙阿姨立即拨打了广告上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很是热情,表示自己的药

含有半夏、白癣皮、地骨皮、冬虫草、西红花等纯中药成分,属于祖传秘方,他们村的人都买他这个药,药到病除,效果倍儿棒。孙阿姨一听是纯中药成分,价格也不贵,便买了一个月的剂量吃起来。头一个月吃了之后虽然嘴巴出现溃疡,但是效果不错,孙阿姨就又买了一个月的药。谁知,服用完后溃疡更加严重了,疼得孙阿姨连粥

都喝不了。孙阿姨再打电话去咨询时,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有这样遭遇的不止孙阿姨一人。一些牛皮癣病人通过街头小广告、淘宝店铺、某些民营医院购买了名叫“刘氏祛癣灵胶囊”的“祖传神药”后,不同程度地出现溃疡、腹泻等症状,遂有人向公安机关报警。

未获得国家食药监部门许可生产含有抗癌药物“氨基蝶呤”的牛皮癣药物,并大量对外销售。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检察院提起公诉附带民事诉讼,近日,11名被告人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至拘役三个月不等的刑罚,其中主犯刘某勇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叔侄家中生产“祖传神药”

个集生产、销售假药于一体的犯罪团伙。

原来,2015年年初,刘某勇的三叔刘某亮找到他,称自己有治疗牛皮癣的“祖传秘方”,让刘某勇帮他生产,一起“发家致富”。为此,他们购买了粉碎机、搅拌机和原料,在家里做起了假药。刘某勇把原料粉碎、搅拌做成药粉,然后把药粉包装成“刘氏祛癣灵胶囊”销售。为了让药品看起来正规,刘某勇从网上购买了专门的药瓶,还找了一家印刷厂印制“刘氏祛癣灵胶囊”的标签、说明书,包装成盒销售。

刘某勇见销路不错,便拉自己的儿子、女儿

和妹妹一起加入生产、销售假药的行列。妹妹刘某芹提议不能只通过电话、微信、贴小广告卖药,要拓宽销售渠道,可以在淘宝上开一个店铺,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利润会更大。于是,她开了一个淘宝店,专门销售“刘氏祛癣灵胶囊”。几年来,先后有10人加入了刘某勇生产、销售假药的“团队”,涉案金额达78万余元。“刘氏祛癣灵胶囊”也变身成所谓的“中药粉”“药丸”销往全国各地。刘某亮甚至在扬州开了一家民营医院作为掩护,专门销售假药“刘氏祛癣灵胶囊”。

接警后,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对该案进行了初查。警方发现,“刘氏祛癣灵胶囊”不仅在包装盒上印有“国药准字”号,还配有药品说明书,看起来与正规药品无异。那么“刘氏祛癣灵胶囊”究竟是不是正规药品?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疗效?

为此,警方赶赴犯罪嫌疑人位于徐州丰县的家中现场搜查,从刘某勇和刘某亮家里搜出桶装药粉、粉碎机、搅拌机以及印制的配套说明书。原来,“刘氏祛癣灵胶囊”这款“祖传神药”竟然产自家庭小作坊,而背后更牵涉出一

药粉成分与成药包装严重不符

草、西红花等中药,而实际生产的药粉成分与成药包装上的并不相符,且生产药粉的自家小作坊不具备生产药品资质和各类生产条件,根本就没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生产许可。“刘氏祛癣灵胶囊”属于无国药准字药品。

经鉴定,“刘氏祛癣灵胶囊”含有化学药品“氨基蝶呤”。“氨基蝶呤”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长期服用容易导致胃肠道溃疡、出血、腹泻,严重时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中毒,因副作

用大目前已很少使用。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以及依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该案中,刘某勇等人对外销售未经批准的药品,并且添加了化学成分“氨基蝶呤”,带来了极大的健康隐患。检察官提醒患者,民间所谓的秘方、神药大多缺乏科学依据,切勿盲目相信,应去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朱敏 刘娟 彭玉成)

不收现金收股权 聪明反被聪明误

——深圳市发改委原处长李镭违纪违法案剖析

“被告人李镭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2018年6月,听到法庭的庄严宣判,深圳市发改委能源与循环经济处原处长李镭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眼里所谓“小的违纪行为”最后会酿成锒铛入狱的恶果。

近年来,行受贿手段不断翻新,双方往往采取自认为更隐蔽、更不着痕迹的方式进行权钱交易。李镭便是自作聪明地用“一手批扶持资金、一手购买原始股”的新型职务犯罪手法,一次又一次地试探纪律和法律的“底线”。

多重光环加持 心理逐渐失衡

“高校教师”“名校研会主席”“证券公司投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前,李镭辗转于高校、知名医药公司和证券公司投行部,成长历程可谓一帆风顺。进入公务员队伍后,他成为系统内既懂金融又掌握高科技行业发展走向的复合型人才,为深圳赢得过多项国家级荣誉。有人曾评价道:“李镭看企业看项目眼光毒辣,一个初创期公司有没有发展前景,其判断甚至比专业投资机构更准确。”

如果把个人的专长用在干好本职工作上,李镭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随着职务不断升迁,他的“心理失衡”也越来越严重。“收入相比平时接触到的金融、高新企业的中高层、骨干有一定差距,加上‘八项规定’后,车补、出差标准等大幅降低,接待费用取消,而

作为处长又与同级别非领导职务待遇完全一样,觉得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李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写道。

理想信念一旦动摇,纪律防线失守是迟早的事。个人笔记本电脑中几乎全是跟投资有关的资料,党的政治理论资料却不见踪影;谈话中提到投资立刻眉飞色舞,谈到政治学习就语焉不详;对于有实力的企业极为热情,亲自指导项目申报,对于不感兴趣的企业态度不冷不热,企业人员想跟他见一面都难;党的十八大之后,多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甘于被“围猎”,接受私人老板旅游资助……李镭沉迷于自己业务能力强、身价高、人缘好的假象中,逐渐丧失底线,开始滑向犯罪的深渊。

拒收红包礼金 意在公司股权

身处关键部门,手握巨额的企业扶持资金,李镭曾经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从未向企业索贿,拒收企业为感谢自己送的现金、购物卡超过30次,金额累计超过400万元”。的确,据部分行贿人反映,李镭一开始对于礼金红包,甚至贵重礼品大都拒绝,给人造成正直清廉的假象,但接触久了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李镭不是不爱财,其觊觎的是利益更大的股权。

早在2005年至2009年,作为深圳市发改委负责项目审批的承办人,李镭利用职

务便利,通过告知项目申报信息、协调项目申报等方式,帮助某医疗公司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产业化资助项目,助其获得政府无偿扶持资金2000多万元。事后,自认为“高智商”的李镭主动向该企业董事长梁某提出购买公司原始股的要求。为了表示感谢以及希望继续得到项目申报方面的支持,2009年下半年,梁某以每股5元的价格向其出让1万股原始股。随后该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待股票解禁后,李镭通过将该股票套现获利122万元。

第一次尝到了认购原始股获利的甜头后,李镭驾轻就熟地建立起一套自己以权换钱的模式。此后,他先后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科技公司、某环保公司向深圳市发改委成功申报政府扶持资金和政府投资项目,分别获得政府股权投资或产业扶持资金7500多万元和2700多万元。事后,他从某科技公司以1.5元每股的价格购入50万股原始股,从某环保公司收受干股50万股。据核算,李镭从这两笔股权交易中获利高达550万元。

精心设计代持 订立攻守同盟

“对廉洁自律的认识停留在‘不收钱、不送钱、不收大额购物卡,就没大事’上。对于十八大后的很多新规定,我实际上根本不清楚,以至于在接受组织调查后,都不认为自己购买公司原始股已构成违纪违法行为。”李镭的

自白显示出他对党纪国法的无知,但他之所以敢三番五次通过认购原始股的方式获利,更大的原因在于自以为“天衣无缝”地精心设计了一条“生财之道”。

在向某医疗公司提出购买原始股的要求时,李镭是以其妻子名义签订的原始股委托持股协议;在认购某科技公司原始股时,李镭也是通过关联人将认购款转账到公司指定账户,并以关联人的名义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在收受某环保公司赠送的干股中,李镭又是要求该公司股东代持并确认了相关事宜。无论是口头约定行贿人代持,还是通过家属或朋友代持,李镭看中的都是非上市公司原始股比较隐蔽,难以从公共渠道发现关联的特性。

除了精心设计股权代持,李镭还企图与行贿方建立攻守同盟。由于双方都清楚认购原始股难以查明的特点,2017年11月,李镭和行贿人在接受调查伊始都守口如瓶,仅交代收送过节礼金红包、烟酒礼品、购物消费卡等“四风”问题,对股权一事只字不提,加之个别股权投资时间较早,投资协议等关键证据取证较难,导致案件的进展一度不太顺利。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办案人员终于找到股权投资协议这一关键证据,并突破多名股权行贿人,打造了李镭收受股权贿赂的完整证据链条,将一干人等绳之于法。

(张祎鑫)